

戊申孟冬

吳柳堂先生文集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寶莫子

五馥

綬然曰

心矣

而者不

楊子受

吳柳堂先生同治朝偉人也通籍後無日不以致身報國爲念而其後卒以諫死
嗚呼難矣曩見其預定大統及請誅成祿二疏忠義奮發海內之士無賢不肖莫
不爭相傳鈔要皆以未窺全豹爲憾戊戌冬公子西白明府因事西泠得識之於
陽湖惲菴耘方伯座中遂亟起以全集請明府泫然諾之越日持贈余並告余曰
此行篋所藏者然無多矣余拜而受而讀字裏行間往往有英風浩氣聳人肌
骨如讀楊椒山先生遺集後生小子倘得案置一編朝夕敬對其忠義之心有不
油然而奮發者吾不信也惟板存先生原籍距此幾三千里坐立付度恨不能廣其
流傳爲天下後世世道人心一大助適黃陂郭馥卿觀察督辦書局與謀重刊馥
卿慨然允之菘耘方伯爲先生甲戌春園所得士復走函方伯喜形於色毅然曰
余懷此久矣徒以案牘勞形而志未逮君有心人哉先我而創此舉實獲我心矣
議遂定第念先生文樹骨訓典取材宏富正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讀者不
知所出欽其寶莫名其器恐又有廢然阻者非所以廣先生文意也門人楊子受

生血性男子也志趣高遠時適主余就余讀因得盡讀先生集流連往復寢食幾廢余以其嗜之篤也因以箋注屬焉楊子受任欣然晨起晏臥字櫛句梳凡三閱月犁然十得八九余更爲校勘付梓並述其緣起如右非敢序先生集也然先生集又何待序哉

光緒庚子夏五月

儀徵後學時慶萊撰

吳可讀文集總目

皋蘭吳可讀柳堂甫著

山右後學郭 嵐

關中後學李崇洗 編輯

江都後學楊慶生箋注

卷一

奏疏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請將西甯殉難同知承順予諡疏

請將隴西縣鄉紳祁兌優卹疏

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

請誅已革提督成祿疏

請令各國使臣進見不必跪拜疏

卷二

論

孝經論

性理論

足食足兵論

序

楊簡侯方伯健壽序

王梅村大令六旬晉七壽序

陳懿圃封公雙壽序

鄭碧湖學博壽序

張東園封公懿行序

啓

庚戌赴禮闈致秦川董司馬啓

賀左相封侯啓

創設牛痘局啓

重修金花聖母廟啟

跋

題瀋陽王仙李先生榴南山房詩存後

跋聽鷗軒詩後

爲沈公籟建專祠公呈

卷三

詩

春日同張幼樵侍講王可莊殿撰陳伯潛編修讌集共賦長句分得江字韻
雜感十三首

己酉四月八日偕同人遊大像山歸卽以山勢戲作八股法示朱園書院諸

子古冀城學舍作

七言排律十韻恭祝 史太伯母王太宜人八旬大慶

除夕有懷率成七律三十首寄呈 錫之太守

彥亭節帥枉過恭紀十二首

甲戌冬月將旋里家子儁太史偕張幼樵家望雲翰詹以啟移樽枉過敘別

子儁太史復以詩來敬步原韻

甲戌冬將旋里同鄉諸公招飲以事辭彤文水部復以詩來敬步原韻

呈 左爵相七律二首

恭和 峻峯方伯大公祖雨後林園即景詩原韻

柳堂氏感遇感懷賦此俚言七律一首卽絕命詩

附

對聯

卷四

文

罔極編

遺訓

附
遺囑
題識





吳可讀文集卷一

皋蘭吳可讀柳堂甫著

江都後學楊慶生箋注

奏疏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奏爲以一死泣請

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

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

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

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

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

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

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

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

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

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

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

朝二百餘年

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
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
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
以臣言爲閑離閉之端而我

皇上仁孝性成承我

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

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
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
玠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
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
不誤之策惟仰祈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

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

本朝

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

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

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

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

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

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

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泊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

恩圈出引

見奉

曾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瀾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
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

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

鼎湖之

仙駕瞻戀

九重望

弓劍於

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

先皇帝上乞

懿旨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替亂措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

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於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

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鮒之尸諫祇盡愚忠罪臣尤願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體

聖祖

世宗之心調劑寬猛

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

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鑿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鑿所不及料想寶鑿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

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懷樓自

稱罪臣以

聞謹具

奏

一誤再誤(通鑑)宋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於澶縣殿疾革時召趙普入受遺命后問帝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對曰不能對后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帝曰此皆豈考及太后餘

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樂氏使幼兒主天下舉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魯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魯即就榻前為誓書紙尾署曰臣誓死德芳繼天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嘗以傳國意訪之魯魯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魯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

趙普首背杜太后 (見)

王直

黃珌 (明史)

景帝初即位時欲易儲而難於發還回久之會廣西土官黃珌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府州

滅其家核懼罪遣使走京師上疏請帝密定大計易建東宮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言司禮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奉臣皆唯唯署議奏上報可即日簡選東宮官廢故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大赦天下詔百官朝望朝太子大

百斯男 (詩)

百斯男 (詩)

繩繩 (詩)

繩繩 (詩)

孫繩繩兮

揖 (詩)

揖 (詩)

鼎湖 (史記)

鼎湖 (武帝紀)

弓劍 (見上)

橋山 (史記)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弓與龍胡髻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名其弓曰烏號

尺帛 (戰國策)

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僂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步者 (按)

懼何不返曰懼者吾私也死義者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及門列頭而死

宋臣 (按)

請將西甯殉難同知承順予諡疏